



责任编辑 郭亮 美术编辑/王玺 校对/马晴春

真情

跟婆婆“斗法”

魏有花

与老公结婚后，一直和婆婆住一起。俗话说：娶媳天生就是天敌，没多久，鸡毛蒜皮的事就来了，正所谓：“室无空虚，则姑勃溪。”我和婆婆成了两个斗士，房间里任何一处角落都成了我们的战场，斗智斗勇，各显神通。

婆婆原是厂里的车间主任，有“铁姑娘”之称，多年管事，形成了飞扬跋扈的性格。我呢，不客气说，也是个“炮仗”脾气，点火就着。这样两个人在一块，其情形可想而知。

我和婆婆吵归吵，却从来没有隔夜仇。我有时回娘家向妈妈诉苦告状，妈妈却不理不睬，净说我的不是，因为婆婆和我妈比我走得更近。

只要和婆婆发生口角和闹不快，婆婆就会买一块羊肉包水饺，一边剁馅，一边还唱：“咱们工人有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因为我不能吃羊肉，闻着那腥味就想吐，害得我吃饭时端一碗泡面，躲在卧室里边上电脑边吃。但我也不会示弱，紧接着我就会买回一个榴莲，连着婆婆满屋于吃，婆婆便手捂鼻子，落荒而逃。她闻不惯榴莲的臭味。

有一回，我妈妈过生日，我买回一块羊肉，摆给婆婆说：“您在家可别吃吧，我们一家三口吃大餐去喽！”婆婆却坏笑地看着我。

我一生气，出门时故意唱起来：“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后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我回头再看婆婆，倚在门框，仍那么笑着。回到娘家，妈妈问我婆婆咋没来，我在家呢。

妈妈赶紧回去把她接来，我们姐妹俩昨天逛街说好今天一块吃饭的，她还送我生日礼物了呢！

老公一听，掉头就走。妈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去。”

到家，还没等我说话，婆婆就站起身说“走吧！”那神情，像个张扬的领导，我跟在后边，气得挤眉弄眼。

一天上楼不小心，我把脚崴了，脚踝肿成馒头。老公要请假照顾我，婆婆对老公说：“你忙你的，我来吧。”

婆婆的话吓我一跳，我以为，婆婆可逮着报复复我的机会了。哪知，婆婆像变戏法似的拿出一贴膏药，敷上我的脚踝。说也奇怪，脚踩凉丝丝的，一会就不怎么疼了。婆婆说这是她淘来的民间秘方。

婆婆无微不至地管着我的吃喝拉撒，特别是帮我在床头大小便，弄得我有点不好意思。脚踩好些，再“方便”时，说什么都要去卫生间。婆婆就像电影里那些架伤的镜头一样挽着我。我突然问婆婆：“我以前那么气您，您咋还对我这么好？”

婆婆想了想说：“电影里八路军还优待俘虏呢。”

婆婆的回答，让我笑岔了气。我说：“以后咱俩还斗吗？”

婆婆说：“不斗日子也许就没味了。”我和婆婆同时大笑起来。

旧事

那年搭车难

陈元亮

我的老家在攸县银坑一个偏僻的穷山沟里，毗邻钟佳桥、沙陵两个乡镇，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这里既不通电，也不通车。那时我在县城工作，回老家得在县城坐开往高楼的班车——上下午各一趟，来回对开——然后在钟佳桥下车，再步行16华里返回老家；若是从老家回县城，就得以家里步行到钟佳桥候车，只是，班车到达钟佳桥时，是否停车上客都由司机根据车厢内乘客的多少或是经过站候车人数的多少自行决定，能搭上的概率并不多。

那年暑假，我回老家看望父母，并在家逗留了一段时间，回城那天下午，我又来到钟佳桥车站，准备搭乘班车到县城后返回单位。这次候车的人很少，只有五六个人，但其中包括一位临产的孕妇。这位孕妇正躺在一把竹制睡椅上，面色苍白，大汗淋漓，呼吸急促，表情痛苦，呻吟不止。

我当时虽然是一名内科学教师，对产科的知识只是在理论上略知一二，但是我肯定这位孕妇的生命体征已经发生了变化，母婴俩的生命随时都会发生危险。

站在这孕妇的旁边是一位中年大汉，只见他一手扶着竹制睡椅，另一手不停抚摸着孕妇的脸，双眼不时地注视着前方即将到来的客车。还有一位中年妇女抱着一网架产妇和婴儿的生活用品着急地站在孕妇的另一侧，像是长辈家属。

候车的人们谁也没有把握能搭上这趟客车，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男子跟大家打招呼，说是今天我这位里有一位临产的孕妇急需转入县人民医院进行分娩，这趟车哪怕是只有一个空位，我们也要让这位孕妇先上。在场的候车者都表示同情和理解。

“车来了，车来了。”正当人们怀着焦急的心情望着客车驶来的方向时，有人大喊着。

我看客车真的来了。

那位干部模样的男子站在公路的一旁，招手示意客车停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以便这位孕妇上车。车速在减慢，经过人群时“嘟嘟”鸣了两声喇叭，然后便司机猛踩油门，客车飞速驶离人群。我急忙向前把他拉回他妻子身边，且安慰道：“别着急，大家都会帮你想办法的。”

大汉的哭喊声说没有感动上帝，但是系着两条生命的呼救声明显触动了在场的人们和周围百姓的心，住在车站周边的百姓纷纷赶来，用一种同情的目光和焦急的神态望着这一对夫妻，可是谁也没能拿出一个好主意来。

这时来了一位长者，看去年近八十，一头银发，仅仅穿着一条短裤，露出一身古铜色的肌肤，手拿一根旱烟杆。他来到孕妇面前歇歇后，一边吸着旱烟，一边不慌不忙地走了。不到15分钟，不知他从哪里背出一根长长的杉木，将杉木横放在公路中间，自己坐在这棵树上，继续吸着他的旱烟。

车来了，一辆解放牌货车停下来，我立即向前与司机说明情况，好心的司机毫不犹豫地答应立即将孕妇和陪护护送送往县人民医院。

我们一同帮忙将孕妇抬上车，汽车在公路上飞驰着，我分明看见这位中年大汉还在流泪。事后我夸这位长者：“大伯，还是您有办法呢。”

大伯转过身来，面无表情地瞪了我，然后拍了我的肩膀说：“这世道虽然是讲理的世道，但有时也要来点蛮的。”他猛吸了一口旱烟，吐着烟雾接着往下说：“前年这里有一个小孩持续几天高烧不退，随后出现神志不清，也是因为没及时搭上车，送到县人民医院后，这小孩就没了。”此时，我发现大伯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眼眶有些湿润。

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大伯的这番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亦时常惋惜那条定格在搭车难年代里的幼小生命……今年春节期间，我从老家回县城，搭乘的是侄儿的班车，一路上看到侄儿对路边搭车的乘客都是随叫随停，不禁又想起当年的这桩往事，若是搬到交通发达的今日，这样的悲剧大概率是不会发生的。



建设中的清水塘生态新城效果图

如今的清水塘航拍图

地名记忆

清水塘，一个很美的名字，她应该如诗如画，如梦如幻。我曾这样想过，即便是现在也这样认为，清水塘应该有一池清澈的水，鱼翔浅底，鸟飞长空，微风吹拂，涟漪阵阵；还应该有枝繁叶茂的香樟环绕，迎面而来的清风，将清水塘的气息送往栋栋房屋，传得很远很远……

(一)

初闻清水塘，还是孩童时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农村，一般家庭还只能堪堪解决温饱。那时，我正在上小学，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营养跟不上，还得帮家里干农活，感觉我的肚子一天到晚都在唱“空城计”。可是有一个小伙伴却不一样，他的书包就像百宝箱，总会装着一些我们从未见过的东西，有奇形怪状的饼干、各式花色的糖果、甚至还有新奇好玩的玩具、文具。偶尔也与大家一同分享，我们很好奇，问他这么多好东西是从哪儿来的。他昂起小脑袋，自豪地说：“我爸爸从株洲带回来的！”

“你爸爸在株洲什么地方，那是哪里呢？”“我爸爸在株洲清水塘的钢厂上班，那里呀，那里了不得，到处是工厂，到处是工人，工人上班就会经常发一些东西。”“你去过株洲，去过清水塘吗？”

“那肯定不？那里比我们这里好多了，将来我也要当工人，也要到清水塘的工厂里去上班。”

于是乎，有很长一段时期，我常常闭上眼睛，念想着株洲那个城市，念想着清水塘，也曾无数次暗暗企盼，将来若能到清水塘的工厂里上班，那该多好啊！

初识清水塘，我是充满敬仰之情的。

(二)

1994年，我高考落榜，但收到了株洲化学学校成教班的录取通知书，是复读还是上成人学校？我陷入纠结。父亲见我拿不定主意，便决定带我去清水塘的株洲冶炼厂，找他的堂叔，我的堂叔祖拿个主意，堂叔祖是南下干部。父亲认为，在株洲工作的堂叔定能给我一些有价值的建议，我们应该去找他。于是，我们父子俩在一个炎热的下午，向株洲出发了。

在知识的人海中，经过反复询问和确认，我们终于在太阳西落时踏上了开往株洲的班车。透过车窗，一个乡下孩子新奇地看到了梦寐以求的城市，特别是进入清水塘的工业厂区分时，那些排列整齐的家属楼、悠闲的行人、高大的树、光芒四射的霓虹灯，都给我留下了无比美好的印象。

堂叔祖的家到了。门一打开，堂叔祖看着父亲，有些吃惊，随即大声招呼：“啊！阿华，阿华，是你，真是你吗？”然后转过身喊冲里屋喊，“你们看谁来了，谁来了！”他们一家人都笑着迎了上来。那一晚，堂叔祖亲自下厨，叔祖母给我们准备了整洁的房间。我们说明来意，他们一家详细地介绍了株洲和清水塘，也帮我们分析了问题，直到很晚……

那一夜，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我们的贸然造访，堂叔祖一家的热情接待，让我思绪万千，感慨良多，对株洲、对清水塘怀有莫名的感怀，不仅仅感怀这个地方，更感怀这儿的人。二十多年快过去了，这种情愫至今时常萦绕。

(三)

时过境迁，当我再见清水塘时，却



2009年拍摄的株洲市清水塘老工业区。(资料照片)

与清水塘有关的日子

刘热欢

记事本

一人食

夏学军

进入一家餐馆，挑了一个临窗的位置坐下，点了一碗面，除了和服务员说了两句话以外，吃面全程没人交流，默默地吃。一个人在外吃饭，略显孤单，但是也有它的妙处，比如无人交流的情况下，更加专注于眼前的食物，细嚼慢咽，细品味道。在咀嚼的瞬间，抬头看到对面墙上的一张照片，关于这家牛肉面的历史发展、创始人的介绍，竟然饶有兴趣，一字不漏地看完了。

邻座是一位大叔，一碗面、一碟小菜，吃面的吸溜声大得很，让我想起了已逝的父亲。父亲爱极了面条，也总是这样大声吸溜。我曾经和父亲说过：“等您六十大寿的时候，我给您包六十六个饺子，做一碗长长的寿面。”而现实却是残酷的，父亲去世时，离六十大岁只差一个月，那碗长寿面自然是没有吃到。

我很喜欢一个人吃饭的时光，点自己喜欢的美食，不用考虑他人的口味，不用怕冷场不停地找话题，不用为了礼貌等人轮流发言而看着美味佳肴一点不地点凉掉。

每天的午餐，基本都是和同事一起去单位餐厅，几个人在一张桌子上用餐，有说有笑挺热闹的。我也乐享这种时光，聊聊最近发生的事，吐槽下生活中的不如意，最重要的原因是内心隐隐约约有点怕落单的感觉。如果落单，那意味着你的人际关系可能不太好，这样一个人吃饭就自然被贴上了孤独寂寞的标签，就像那首流行歌曲——《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那天我和妹妹去吃火锅，发现斜对面一位女士正独自就餐。在我的印象里，火锅是热闹的，三五知己一起吃才有情趣，所以此情此景，她在我眼里显得特别突兀。我悄悄问妹妹：“你猜猜看，她为什么一个人吃火锅？”妹妹头都没抬，说：“有什么奇怪的，也许没找到人陪，也许路过忽然就想吃了，也许她有洁癖，不想和别人吃一个火锅。”妹妹几句话，把我心里猜忌的“孤独、落寞、失意”打击得无影无踪，是啊，不就是一个一个人吃火锅吗！独自便一棵青菜，慢慢打撘一颗鱼丸，夹起一片垂涎欲滴的肉……独自享受热气腾腾的腾腾时刻，在周遭的热闹里，这样的孤独清冷为普通的餐食不也平添了几分迷人的滤镜。

如今的人们，越来越注重自我感受，有的人“社恐”很严重，所以“一人食”餐厅应运而生。狭小温馨的空间，橘黄的灯光温柔笼罩，两块隔板围起了一个人的小世界。点一份餐食，平静地吃完，一个人的堂食，不算外卖的升级版。

在一人食餐厅的隔板里大口快朵颐时，思考一下近期的目标与规划，遇到不开心的时候，慢慢吃饭也是消化不良情绪的过程，兴许还会有灵感闪现，扫掉工作生活中的不愉快，这不正好是歌德说过的：“人可以在社会中学习，然而，灵感却只有在孤独的时候，才会涌现出来。”